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三回 論一氣雲開日朗 呈百戲石破天驚

素臣跳出院來，忙在飛娘手中掣過寶刀，走進房去道：「恩姊們怎這樣兒戲，把神刀寶劍，看作白鐵一般，作踐起來？」飛娘道：「是奴不是，一時高興，幾乎壞了文爺的寶刀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刀未必壞，所慮者，恩姊之劍耳！」飛娘道：「文爺說臂力不能復原，卻一步就跳過幾丈地去，怎還說劍不如刀？」素臣道：「那是心裡著急，不可為常；現在腿酸，即不能復原之驗。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；此刀此劍，雖有優劣，皆為寶物；佳人惜紅粉，烈士愛寶劍，豈可視如糞土，為燒琴煮鶴之事乎？」以神、飛娘方各謝罪。素臣見飛娘執定劍勝於刀，因令錦囊將一段長石，豎直在地，取筆界作兩分，把刀遞與飛娘道：「恩姊只須用刀劍，各劈一分界；看其所入深淺，便可定優劣，何必互斲耶？」飛娘大喜，暗想：若先用刀斲，恐力稍乏，比輸了劍。因先將寶劍盡力劈下，約有四五尺深，劍被石夾，不得下去，也不得出來；復將寶刀盡力劈下，卻直劈到地，把那七八尺長的一塊石凳，分作兩片，這邊刀鋒猛下，連那邊夾住的劍，也直跳出來。看者齊聲喝采。飛娘始服，方知劍不如刀。將刀細看，嘖嘖歎賞，遞還素臣。復把劍細看，只顧不快活起來。

素臣道：「恩姊休把劍看壞了！入石四五尺，而芒刃不缺，乃萬中之選！除了這刀，恐無其敵，何可輕視乎？」飛娘方覺釋然，收劍入鞘，大家都進房來。素臣想起隨氏，因問飛娘道：「李家房屋極多，恩姊何以知我所在，而如探囊取物乎？」飛娘道：「奴進宅去，原伏在上房卷棚過道之內，聽著裡邊吩咐：『到十五姨娘房裡去，可要道士進去鎮壓？』過後回頭，吳先生說：『有我在，不用鎮壓！』便知道文爺住在十五姨娘房裡。後來不住的分豬羊肉，分饊子餠，分看席添按，分糖獅糖人，送酒菜果品，凡說是送十五姨房裡去的，都往那一角院門進去。及至道士鎮壓，合宅鬧遍，獨空著那一院，便知那一院是十五姨娘之房，文爺在內無疑了。」

素臣道：「那十五姨娘隨氏，我許他設法救拔，他已化淫為貞，終日如坐針氈，怎樣救他出來才好？」飛娘道：「奴若不聞文爺正論，便當連夜去救將出來；如今是要留這性命，為父母接續氣脈，不敢行險僥倖！倘有蹉跌，便如文爺說的，不特名敗身辱，且使父母之氣，自我而絕，不孝莫大矣！望文爺垂察！」素臣連連稱贊道：「恩姊天分之高，從善之勇，真足敬服！當另圖良法以出之。」

以神道：「文爺提醒了，大姊應該感激文爺，聽文爺驅使，這惜身重命的事，只好使在別處，不合就使在文爺面上。」素臣道：「這斷使不得！我方恐恩姊悔心不堅，吝心潛起，負我忠言，豈肯反自我敗之？」有信道：「小子有一兩全之法在此，又全的親戚，縣中頗多，只消著人打聽：如隨氏尚在得所，便依文爺之說，另圖良法；如隨氏困辱不堪，恐有意外，便依以神之說，勸大妹一行。」飛娘道：「奴非畏憚之人，若隨氏果有危急，又當別論。」

大家議論著，家人們已點上燈燭，擺上肴饌。有信定正面一席，素臣南面，自己側坐相陪，打橫一席，飛娘姊弟兩人，正面側陪。飛娘要與有信換坐，素臣局■不安。飛娘道：「文爺是奴黑夜背在身上過來的，還避甚嫌疑麼？奴只圖近些，好聽文爺的妙論。」於是兩人換轉坐下。飲酒中間，以神說起素臣撮合飛娘與紅須客聯姻一事，有信大喜道：「俺們弟兄，正制不下五忠；若結連了島中英雄，義妹又肯入於世事，同聽文爺驅使，則不特五忠不足慮，即景王亦不足慮矣，何快如之？」

素臣道：「又全那廝，以食精御女為事，脛膾醜態，有甚本事，怎也列於五忠之數？」有信道：「文爺休忒小覷了他，那廝能使兩柄鉞爺，如潑風一般，槍箭都人不進去。他家私巨萬，號召得人動，各處海口有他黨羽，他家將內也有十數名狼漢。五忠內，又全專食陽精，人都喊做「屢忠」，郝三豐專食陰精，人都喚做「戾忠」，郝三豐使兩根銅錐，自比唐朝秦叔寶。景王仗這兩人為羽翼，聞說都給公侯的札付。俺們這邊，只白兄本領與又全相仿，熊義弟可匹敵三豐，小子就趕不上他兩人了。」素臣道：「景王與靳直一局，怎這裡單說景王，不說有靳直黨羽？」

有信道：「靳直借景王為名，景王亦靠靳直作勢，卻外合內離，各有心腹，各布爪牙，總想事成之後，並掉一人。自天津至此，都奉景王；遼東有指揮權禹，天津有總兵武國憲，係靳直心腹。江南、浙江，都奉靳直，卻沒聽見有景王的心腹。洋面上也是如此，登、萊以上，都奉景王；登、萊以下，都奉靳直。其餘各省，近北者，都奉景王；近南者，又奉靳直。卻都糾連一局，直到將來成事後，才各顯神通哩。」

素臣道：「這青、登、萊三府，除了五忠、三叛外，可還有出名之人，不入景王、靳直之黨的麼？」以神道：「還有一個飛賊金鈴，綽號燕飛來，專以偷富濟貧為事；升高入險，來去無蹤，連紅須客及舍妹，只怕還趕不上他。卻沒甚武藝，也是不肯入忠，並不肯入叛，與家姊一樣性情，不娶妻室，自行其意。他雖算是諸城縣人，卻無一定住址，上自真、保，下至海道，隨處遊行，富人恨之切骨，貧人感之刻骨。咱們也但聞其名，不識其面。除此以外，便更無有名之人了。」素臣方知飯店黏貼紅條之故。飛娘問素臣：「現住何地？何時出門？」素臣把合家潛寄豐城，於去歲八月出門，要遍遊天下，及自浙至閩，復由江南至登、萊之事，約略述了一遍。三人喜動眉宇，咋舌贊歎。有信道：「閩中之事，賽、袁兩兄書中述過，還說賽兄得文爺教訓以後，每日講讀兵書，袁兄現至彼署中，一同學習。」素臣道：「武藝雖精，只成戰將，必有機謀，才可成名將；弟所以力勸賽兄讀書。恩姊及兩兄，自必精於韜略，與白兄相較，孰為最優？」飛娘道：「白兄勇過於謀，方兄謀過於勇；愚姊弟雖也常聽通人議論，未能領略，仍是一勇之夫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四位俱非徒勇可知，弟愈為國家慶得人矣！」四人直講至四更方散。

次日黎明，玉麟已趕回家，躡足素臣床前靜候，錦囊起來看見，方始喊醒素臣。素臣慌忙起來。玉麟謝過罪，即便下拜。素臣抵死推住，盥洗過了，方才同拜。拜畢起來，素臣執手細看，但見：

面如重棗，鼻似懸壺；兩眼流光，梢飛入鬢；雙眉發彩，毫起侵冠。肉堆堆金瓜樣高顴，外掛垂垂大耳；血滴滴銅盆般闊嘴，橫鋪簇簇長髯。身材七尺有餘，堂堂相貌；年紀三旬以外，奕奕精神。鐵骨銅筋，彷彿精忠武穆；雅容儒服，依稀漢壽關公。

素臣喜得一員虎將，分外慇懃。玉麟渴慕素臣，今見天人儀表，十分願足。兩人不待寒溫，已如龍之得雲，風之從虎，膠漆漆合，魚得水歡。有信、以神趨至，俱道：「准擬大哥飯後才至，何速如此？」玉麟道：「俺一聞信，只恨沒有翅膀，來得遲了！」即把素臣請到東邊一宅去，也進一所書房，卻宏敞精麗，更比西邊不同，各人坐下待茶。

素臣看那屏門上一副對聯是：「無學問必非豪傑，有肝膽方是聖賢。」兩旁落著款是：「書勸玉老長兄，浮梁戴珊」十個小字。素臣驚問：「是否廷珍親筆？」玉麟道：「廷珍先生現在東莊，彼渴慕文爺，也是連夜而來，卻坐的驢車，走慢些，故尚未到。」素臣喜道：「弟久慕其名，不意於此處相見。弟正要請教各位，廳上所貼對聯，有劉夏、文臣四字，不知所謂，畢竟指著何人？」玉麟笑道：「遠便千里，近只目前，劉夏即華容劉時雍，與戴君同住東莊，頃刻便到。文臣，即暗指文爺也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弟何足言忠？劉時雍則實係當今名士，其創論可知。何意一日之內得把臂兩賢乎？既是將到，當往迎之！」

玉麟道：「且請用過茶點，晚輩當引導。」素臣道：「白兄冠服，自是縉紳，怎這樣稱謂？問向居何職？」玉麟道：「晚輩曾以捐輸常平，議敘選授廣西賓州遷江縣縣丞；因與本縣知縣不投，告病回家，絕意仕進。這微末前程，也算得縉紳麼？」家人擺上茶點，素臣不肯用，說是：「賢人將至，敢不倒屣出迎？」遂同眾人趨出大門，遠遠望見一輛官車，車夫揚著長鞭，如飛而來。玉麟遙指車中即戴、劉兩先生也。

素臣趨出村外，拱立而候。車上兩人亦跳下車，直趨而來。三人相見，都是平日聞名相思之人，執手互視，又俱似曾經見過一般，驚疑喜慰，各種心懷，一時都到。素臣更是嘖嘖歎異，如有所感。讓入大廳，各致思慕之意，再拜讓坐。劉、戴以素臣大名，且係新客，素臣以劉、戴齒長，各不肯僭。

飛娘出來看見，笑道：「劉、戴兩先生，是文謨謨的人，有這許多禮數罷了；怎文爺天生豪傑，也是這般扭捏起來？」素臣道：「二兄齒長於弟，天下之達尊三，齒一，理宜序齒，並非扭捏。」戴、劉俱道：「達尊，齒一，爵一，德一；文老先生直聲震朝野，忠心貫金石，德固大矣；而欽承辟召，待詔金門，貢舉之徵君，亦非某等幸列甲科者可比。孟子雲：『安得有其一，以慢其二乎？』況某等久榻東莊，又有半主之誼，斷無僭禮，亦非扭捏也。」飛娘道：「咱們這裡，是不論爵位的；白大哥也做過縣丞，掌過縣印，合你們的貢舉秀才，都一概不算。兩先生齒長，文爺德大，咱們的心裡，齒卻敵不過德來；文爺又是新客，自然該首座了。」玉麟道：「大妹最有決斷，俺們向來俱聽他主張；今日此論，深合眾心，文爺不必過謙了！」有信、以神俱來勸坐。

素臣道：「恩姊若不論及德，還可通融；若以德推弟，則斷不敢僭的了！各位亦知，兩先生之才德，勝素臣十倍邪！」飛娘道：「兩先生有德無德，德大德小，藏在心裡，沒處考較；咱們只據現在文爺所做的事，那一件不是驚天動地的！敢道兩先生沒有才德，且待將來做出，再僭文爺便了！不說別的，只咱本性好殺禽獸，不肯嫁人，兩先生也曾勸過，沒被他說動；文爺只一席話，就把咱悔得要死！可見文爺之德，勝似兩先生。快些請坐，不要再讓，把咱們都苦死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那不過口舌利便，怎說是德？但恐恩姊苦惱，眾位心煩，只得以初到為詞，暫且占坐了。」家人們重複獻上茶點，上下兩席，列坐而食。戴、劉兩人問素臣：「用何說勸轉飛娘？」素臣略述一遍。戴、劉二人道：「別的道理，晚輩尚能見及，只理不充足，故詞不剴切，不能動熊姊之聽。至於以血驗氣，實未見到此，真千古名言，人身精義，非老先生不能知！亦非老先生不能言也！」

素臣直立起身，說道：「兩位先生年長於弟，反作此等稱謂，弟雖末座亦不敢居矣！恩姊既有決斷，求出一言以定之；並我們五人的稱謂，亦是今日定之。」飛娘道：「奴家愚見：三位俱是讀書人，一樣聖門弟子，分不得彼此，總該以兄稱人，以弟自謂。至咱們四人，把文爺看做神明一般，斷不敢弟兄稱謂，仍該稱呼文爺，自己或稱名，或稱俺，稱咱，稱我，去掉小子晚輩的厭話；文爺稱咱們，竟稱某兄，某姊，把那恩字也去掉了。各位評品一評品，咱的話是也不是？」眾人俱各聽從。素臣料難推卻，也只得允諾。自此把稱呼都議定了。

廷珍道：「父子滴血，這是見於書傳，耳聞目擊，確鑿無疑的了。至於夫妻，亦有滴血之說，弟實愚昧，不能定其真假；文兄高明，伏乞垂教！」素臣道：「夫妻滴血，亦有至理；但其言褻狎，熊姊在座，不便暢言。」時雍道：「這卻不妨，熊姊非平常巾幗，弟等平日凡有妄論，俱不避忌，實以俠士待之。」飛娘道：「文爺所言，精粗俱有至理，奴但聽著，便痛癢相關，哭笑都有，管甚褻狎不褻狎？總要暢言，奴當諦聽。」素臣道：「《易經》說：『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……言致一也。』只這『致一』二字，便是滴血之根。蓋男得陽氣，女得陰氣，不構精，則陰陽之氣不和不合，便不致一；既以致一，則男子身中有女子之陰氣，女子身中有男子之陽氣，其氣合一，則其血亦是合一。不然，父是一氣，母是一氣，生下子女，同受父母之氣，豈不成了二氣？連前日說的父子一氣之理，也覺有礙了！故天地必因，而後天地之氣一；男女必構精，而後男女之氣一。構精者，構其精氣，即所謂交媾。男氣通乎女，女氣通乎男，氣既交通，血自凝合，故夫妻亦可滴血也。」

廷珍大悟道：「向來刑書，都載有夫妻滴血之說；弟以夫妻並非一氣，其說難信。真所謂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矣！」飛娘道：「兩先生常講先天後天。父子一氣，是先天；夫妻一氣，是後天。後天功用，參配先天，即此可悟。」素臣擊節歎賞。玉麟笑道：「如大妹者，始可與言構精也已。」素臣道：「非也，如熊姊者，始可與言易也已。」

時雍道：「男女構精，而男女之氣可一。則兩男精，而兩男之氣亦可一。如閩人契哥、契弟有終身不二者矣。豈其氣亦可交通，其血亦可凝合邪？果如此，不特可亂夫妻滴血之說，並可混父子一氣之理。恐有未然。」廷珍道：「劉兄此疑不錯，文兄且慢指教，待弟輩先著想一番。」玉麟道：「文爺所說夫妻一氣，是確切諦當的。但劉先生所疑，實又有理，直所謂游、夏不能贊一辭矣。」廷珍道：「文兄據《易》以定夫妻之一氣，弟亦據《易》以定兩男之不能一氣。蓋陰陽依戀，乃天地自然之理。易卦凡以陰遇陽，以陽遇陰，皆為合；而以陽遇陽，以陰遇陰，即不合。故兩雄不並棲，二女不相得。可見男女構精，即能致一，兩男構精，即不能致一了。」有信道：「明明同是構精，男女之氣可通。怎見兩男之氣不可通？陰陽之理微妙，非咱們淺見薄識所得與也。」以神道：「閩中契哥契弟，一生做這件事，那有通不來氣的！敢怕契哥契弟也滴得血來，只沒有人試過罷了。」飛娘道：「大家都莫瞎猜，只求教文爺，自有明白曉暢，至當不易之論。」

眾人俱向素臣求教，素臣道：「戴兄所論，陰陽之理，已思過半矣。而男女之能通氣，兩男之不能通氣。還另有緣故。熊姊不嫌褻狎，待弟細細說來：男女構精，則陽氣直達於牝，由牝而前，達於腹，於心，於肺，於舌，後達於腎命、脊背，以至於腦、鼻。陰氣直達於卵，由卵而前，達於心、腹、肺、舌，後達於腎命、脊背、腦、舌、鼻，由鼻、腦、舌、肺而灌溉四肢百骸，無處不到，始為交通，始為致一。若男與男構，則雖如閩中之契哥、契弟，終身不二，而契哥之陽氣不過入契弟之糞門而已，糞門雖與大腸相通，而大腸之下竅，謂之幽門，非大便不開，若使陽氣能通入大腸，則大腸之糞亦必直推而下矣。有是理乎？大腸中臭穢粗濁之氣盤屈而下，陽氣即入大腸，亦不能上達大腸之上，更接受胃海中飲食未化之物，層疊推下，陽氣更無從上達。若陽氣可由大腸入胃，則大腸臭穢之氣，亦必時時衝入胃中，直達於口矣。有是理乎？惟大腸專司輸泄，氣不上行，大腸下竅又有幽門關鎖。故契哥之陽氣只在糞門中停留時刻，仍隨陽精瀉出，萬萬不能上達於胃海，通於喉舌，而傳佈於週身也。至契弟糞門既有幽門關鎖於上，即或稍通，而大腸中純是重濁臭穢下降之氣，又何來清揚之氣，足以由糞門而上達於契哥人道之中，而成為一氣乎？氣既不能交通，而血又何能凝合乎？」

時雍連連點頭，道：「此真千古創論，人身至理，弟雖積之終身亦不能解，豈惟勝讀十年書乎？但大腸專司輸泄，故陽氣不能上達。小腸亦專司輸泄，陽氣又何以以上達？豈大腸所輸泄者。重濁之物，能阻隔陽氣；小腸所輸泄者，輕清之物，不至阻隔陽氣乎！」素臣道：「此理固然。但小腸若能達氣，即大腸亦有萬一可達之氣矣。弟所謂達氣者，乃達於小腹腎命，非達於小腸也。男女陰陽二道，各有兩竅，一名精竅，一名溺竅。溺竅達於小腸，專輸小便；精竅通於小腹腎命，直透心肺脊腦。溺竅惟小便時始開；猶之幽門必大便時始開也。若溺竅常開，必遺尿不禁矣。有是理乎？精竅，則交媾時即開，形動興發，男女陰陽之氣，互相注射，俱由腹達心肺，由腎命達脊腦，不由溺竅，何慮小腸之輸泄乎！」時雍稱奇贊妙，眾人亦俱厭心足意。

玉麟道：「此等道理，非兩先生不能疑問，非文爺不能講明。我等時蒙兩先生指示，茅塞稍開；今更得遇文爺，復有兩先生問難，若不閉門謝客，屏絕人事，專求指教，便虛度過一生矣！」素臣道：「弟本無知識，過蒙錯愛，亦不惜芻蕘。但急欲渡海，為熊姊執柯，只可勉強數日，伏祈原諒。」玉麟道：「文爺即有正事，也要屈留一月，開發愚蒙。」素臣道：「後會正長，即多亦不能過五日之外。」飛娘道：「五日太少，一月太多；奴聞正論，急欲適人，巴不得文爺早行一日，但難得兩先生及眾弟兄相聚，請以十日為期。」有信道：「大妹怎這般性急？一月之數，是再少不去的了。」廷珍道：「熊姊急於適人，是他一片孝心，我等俱當曲體；十日之後，送文兄渡海，俟事畢而回，再行求教，便兩無妨礙矣。」

玉麟因吩咐各總管，凡有帳目，十日內俱不許交算。吩咐管門人，一切賓客，十日內俱不接會，該謝的謝，該留的留，總聽書記先生發放，不許進來稟報。把素臣直讓至著裡一座花廳上來，廳上伺候的，俱是丫鬟、僕婦及披髮童子。素臣看那花廳，是五間大廳，兩廊各五間，對面合歡一座，也是五間。大廳正中一間，匾額上寫著「天籟堂」三字。屏門上貼著一副對聯是：「翻盡古今帳簿，別開天地爐錘。」飛娘道：「大家要請文爺的教，怎不在那邊去坐？」玉麟道：「今日、明日兩日，須盡俺們主人之意，替文爺洗塵。把兩先生所制樂府，叫優童們演唱，也就算兩先生升座講學一般。到後日即是朔日，請文爺講起，至初四日止，算俺們四人各領一日。初五、初六兩日，須空閒息勞，別為遊戲之事。初七、初八兩日，再憑兩先生分上，求教文爺。初九日，送文爺渡海。各位以為如何？」大家都應允了。

玉麟向素臣道：「對面便是講堂，係兩先生會講之所；每月朔、望二日，輪流一位開講，咱們四人列坐而聽，聽到微妙奇辟之處，真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今遇文爺，議論精確，連兩先生都傾倒，就如張橫渠先生遇著二程夫子，這講席要文爺專主的了。」素

臣一面謙讓，一面看那廳屋款式，門戶蹊徑，只管疑惑起來。卻見一個垂髫童子，拿著戲目，送與玉麟，看那面貌，更覺心疑。玉麟接過，即送素臣，說道：「此目俱係男戲，還有一本女戲目，待明日呈教。」素臣本不愛看戲，因是戴、劉二人所制樂府，定有不同，就展開一看。只見戲目上開著：

齊小白殺兄墮廁
魯桓公貪色忘身
吳壽夢魂譏季札
漢蔡邕鬼責司徒
晁錯興師平六國
伍員提劍定三吳
燕樂毅驅回騎劫
宋岳飛繳轉金牌
郭巨埋兒遭疾
樂羊啖子亡身
范亞父毒罵劉邦
習鑿齒痛譏陳壽
檄世民建德興師
黜光義德昭復位
唐賀蘭生作姦
齊管仲世世為娼
司馬公千慮一失
汾陽王全璧微瑕
東坡怕死巧寄哀詩
居易苦遷甘同老妓
施全生啖秦檜
鄭俠碎刷荊公
三教堂雷神劈主
五通廟火德驅邪

共是二十四回，每回四出，每出俱有題目。贊道：「此真足翻盡古今帳簿，別開天地爐錘者矣！」因折過戲目，要交還玉麟。那垂髫童子忙把手來接取，素臣定睛細看，連聲奇怪，便問那童子：「你可叫鬆紋麼？」童子道：「小的正是鬆紋。」眾人驚問：「何以知其名字？」素臣愈加驚異道：「尊府可還有兩個童子，一名竹韻，一名梅影的麼？」眾人都駭然道：「果有這兩人，莫非通於神麼？」玉麟附著鬆紋之耳，說了一句。

素臣問：「對面講堂上，可有匾額，上寫著『講堂』兩個大字？屏門上可有對聯，上寫著：『聞所未聞，聽如不聽』的話頭？」這幾句，一發把眾人都說呆了，齊聲回答：「一些不差。」那鬆紋已領了一二十個垂髫童子出來，玉麟道：「請文爺法眼，看那一個是竹韻？那一個是梅影？」素臣逐個看去，指道：「這一個清瘦的，敢是竹韻？這一個秀逸的，敢是梅影？」玉麟等六人及丫鬟、僕婦、各童子，俱面面廝覷，做聲不得。正是：

大海浮來萍欲合，平空幻出夢成真。

總評：

飛娘始終以刀不如劍，及劈石有深淺，始知劍不如刀，而遂鄙夷其劍。是寫劍，是寫刀，是寫人，三意俱到。

飛娘不救隨氏，素臣之為法定密也。而以神埋怨，素臣急的破說。飛娘從善之勇，素臣成人之美，兩不可及。

金鈴至此三見，始評其住址、性情、作為。古人行文層次步驟，如是，如是！

劉時雍、戴廷珍俱是上等人，故素臣倒屣出迎，亦以隆禮待之。執手互視，俱以曾經見過，已為石交伏脈。復敘素臣歎異，則並怪夢直提而起矣，其妙如何？

飛娘快人，玉麟等俱聽其主張，故有三達德撤去爵字而以重於齒之快論。素臣並以稱謂請定，以一女子而幾於執眾賢豪之牛耳，豈非大奇。

以「致一」二字詮釋滴血，奇極精極。時雍之疑非其見果暗於廷珍也，借此暢發兩男不能一氣之理耳。乃大腸既明，復疑小腸，總使人身氣血流通之故，無一處不雪白照亮也。奇文，至文！

素臣著廳堂款式、門戶蹊徑，只管疑惑，漸漸逼出怪夢；而鬆紋、竹韻、梅影全見，乃欲脫穎而出矣！然不知卻只逼得夢頭，其夢尾則正未易著想也。奇文，妙文！